

普陀宗乘之廟



普陀宗乘之庙

承德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

杨时英撰文 陈克寅摄影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1985·北京

普陀宗乘之庙

承德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

杨时英撰文 陈克寅摄影

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翠微路2号)

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

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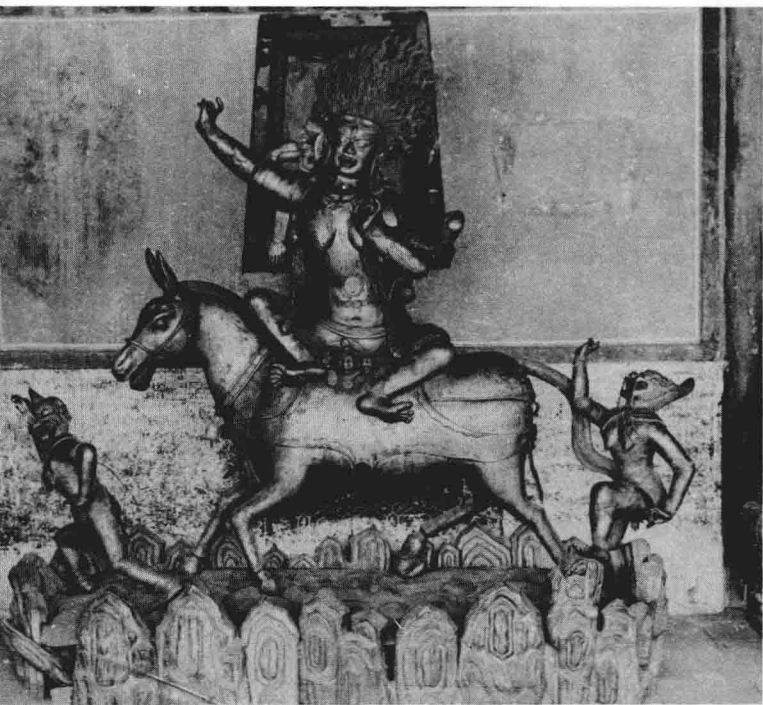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787 × 960毫米 1/32 印张: 0.5 字数: 12千字

1985年5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7266·8 定价: 0.33元



普陀宗乘之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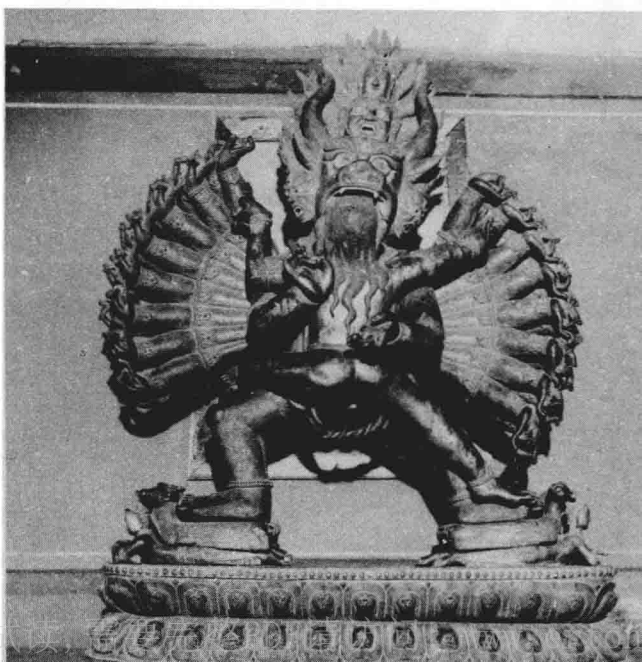


吉祥天母

石象



大威德金剛



普陀宗乘之庙

承德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

杨时英撰文 陈克寅摄影

印刷工业出版社

1985·北京

普陀宗乘之庙

承德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

杨时英撰文 陈克寅摄影

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翠微路2号)

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

✱

开本: 787 × 960毫米 1/32 印张: 0.5 字数: 12千字

1985年5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7266·8 定价: 0.33元

普陀宗乘之庙

承德,是我国北方难得的自然风景区。这里山环水绕,古木参天,夏季凉爽,气候宜人。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古典园林——避暑山庄,就建造在这里。避暑山庄之外又有古建筑成群,寺庙林立,驰名中外的外八庙分布在避暑山庄东、北两面。位于避暑山庄之北、狮子沟北山坡上的普陀宗乘之庙,是外八庙中最大的一座。占地面积二十二万平方米,气势雄伟,十分壮观。

普陀宗乘,是藏语“布达拉”的意译,指普陀山,是观世音的道场,也是佛教圣地。普陀宗乘之庙就是仿照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修建的,素有“小布达拉”之称。所以凡是到承德来的国内外游人,除游览古典皇家园林——避暑山庄,瞻仰普宁寺的千手千眼大菩萨外,必到普陀宗乘之庙浏览观赏。

普陀宗乘之庙建于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三月,成于三十六年(1771年)八月,历时四年半的时间,修建了这样一座雄伟壮观的庙宇。清帝乾隆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修建这样大的庙宇,是有其用意的。在他撰写的《普陀宗乘之庙碑记》和《千佛阁碑记》中,说得非常清楚,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是他的六十岁生日,三十六年(1771年)是他母亲八十岁寿辰,为祝贺二个寿辰。“自旧隶蒙古喀尔喀,青海王公台吉等,暨新附准部、回部众藩长,连轸偕徕,胪欢祝嘏”。就是说,当时内外蒙古、青海、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的部落长,来承德为他庆祝六十岁生日的时候,效仿他的祖父康熙营建溥仁寺的故事,下令“营构斯庙”。

清初的统治者，自康熙至乾隆，都把在热河修建喇嘛庙，作为加强边防和处理蒙古问题的国策。乾隆在《普陀宗乘之庙碑记》中说，由于蒙古各部信仰喇嘛教，因此，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，解决新疆问题的过程中，自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起，先后在承德修建了普宁寺、安远庙、普乐寺。这些庙宇的修建都是为了利用喇嘛教来绥抚蒙古诸部。乾隆在下令修建普陀宗乘之庙时，明确指出：西藏是喇嘛教的中心“藩服皈依之总汇”，所以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按照达赖喇嘛在西藏拉萨所居布达拉宫营建此庙。其目的乾隆在《喇嘛说》中说得更清楚：“盖中外黄教总司此二人（指达赖和班禅）各部蒙古一心归之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，故不可不保护之”。而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，就是利用喇嘛教作为处理蒙古各部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普陀宗乘之庙的平面布局，和西藏布达拉宫相似，前部位于山麓，主体建筑位于后部山巅，气势磅礴，建筑宏伟。中部大部平顶碉房式白台随山势呈纵深自由建置，这样既利用地形突出了建筑主体，又使建筑的布局反映出原有地形的起伏，这是藏地建庙选址的特点。虽然如此，但在部分建筑的设置上巧妙地融汇了汉族传统的建筑手法。如山门前有五孔石拱桥一座，门前东西两侧石狮子一对，山门以里有碑亭一座，碑亭以北为五塔门，这些建筑都位于一条中轴线上，碑亭两侧又有左右均衡的白台建筑，五塔门以北的东西围墙，又建对称的两个白台腰门，五塔门琉璃牌坊的东西两侧各有腰墙一道，大红台前又有一米多高的围墙环绕。这些腰墙、围墙起间隔作用，形成几重院落，像这样设中轴线、有对称，重重院落的格局，仍然是汉族传统宫殿、府邸的布局。但腰墙墙身用白灰抹面，与白台色调一致。大红台前的围墙矮矮，又随地势起伏，顺建筑弯曲，使你感觉不到有不同于藏族喇嘛庙的风格。

总体布局是藏族喇嘛庙式样，在立体轮廓和单体建筑造型上，仍然是与内地寺庙建筑不同，别具一格。纵然也有门台、碑亭、琉璃牌坊等汉族建筑，或有的佛堂、亭阁的结构装修为清宫式作法，但前者建在藏式白台之上，后者覆盖鎏金铜瓦，使这些建筑增加了藏族建筑的因素。所以不管你登高鸟瞰普陀宗乘之庙，还是从须弥福寿之庙侧望大红台，使你都有喇嘛庙之感。

普陀宗乘之庙有大小建筑四十余座，与西藏布达拉宫相比之下规模小、建筑物少，但同样具有佛殿、楼阁、经堂、亭台、喇嘛塔以及御用楼房和白台僧舍等。其主要建筑物都有宗教内容和不同的使用要求。

山门 座北向南前有五孔石桥一座，门前左右两侧立石狮子一对，东西两侧砌围墙，设东西白台腰门，至转角处建白台隅阁。围墙向北伸展与山顶相交，包拢全庙，形成强有力的轮廓线。前部围墙顶上砌雉堞，为了取得宫城效果，山门采取下砌墩台，上建殿宇的城楼式建筑，墩台中辟三个拱门，殿宇为面宽五间，进深一间单檐庑殿式绿琉璃瓦顶。殿内供三尊护法神，从左至右依次为四面护法神、章古鲁蓬护法神、大黑天玛哈戛拉护法神。

碑亭 位于山门内的中轴线上，是汉式建筑，平面成正方形，重檐歇山黄琉璃瓦顶，亭壁为深紫红色，四面开拱门，下有白台石须弥座，围以白色石栏杆，红墙白石，气象森严，黄色琉璃瓦的亭顶依然光泽如新，整座碑亭雄厚庄严。碑亭内有三座高大的方形石碑并排矗立，中间的一座是《普陀宗乘之庙碑记》，记述了建庙的缘由。左右两座一是《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》，一是《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》。记述了我国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在远离祖国一个半世纪以后，于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重归祖国的历史，以及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的安置。这虽然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，但却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史上可歌可

颂的一页。

远在十六世纪，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居住着厄鲁特四部：即土尔扈特、准噶尔、和硕特与杜尔伯特。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，阿尔泰山以南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。十六世纪末这四部落结成了四部联盟，十七世纪初，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不睦，为避免联盟的冲突，在明朝末年率部远牧到了伏尔加河。此时的伏尔加河本是地旷人稀，野草丛生的“俄国咬脱地”。到十八世纪沙俄势力深入伏尔加河后，土尔扈特人民在沙俄残暴的统治下，陷入了繁重的徭役，苛刻的赋税，残酷的刑法，沉重的军费和宗教的迫害等灾难之中。但是，土尔扈特蒙古不畏强暴仍保持着对沙俄的独立。他们虽然远离祖国，但与厄鲁特各部及清中央政府仍保持着密切联系，不断派人回国，探望亲人“奉表入贡”，并到青海、西藏“熬茶礼佛”。1714年土尔扈特还举部盛情接待来自祖国的亲人——图理琛一行。他们把东方的祖国视为理想之邦，每当在异邦身处逆境时，便自然而然地产生重返祖国的理想。

1758年阿玉奇曾孙渥巴锡继承汗位，沙皇俄国多次强征土部兵员，为他们扩张侵略战争当炮灰，仅俄、土（土耳其）一战士尔扈特蒙古人死亡达七、八万之多。俄又勒令土部“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征”。可怕的灭族之灾不仅使渥巴锡忧心如焚，同时也使全部落“苦于征役”“人人忧惧”。残酷的民族压迫激起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的愤怒和反抗。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渥巴锡召集了全部大小头目会议，会上一致决定：摆脱俄国羁绊，率全部重返祖国。会上群愤激昂高呼：“决不允许把我们的子孙永久地作为奴隶！一起走啊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吧！”同年十一月，年仅二十六岁的渥巴锡率众三万三千户，十六万九千人，驱赶着骆驼、牛、羊，冒着严寒，浩浩荡荡地在草原和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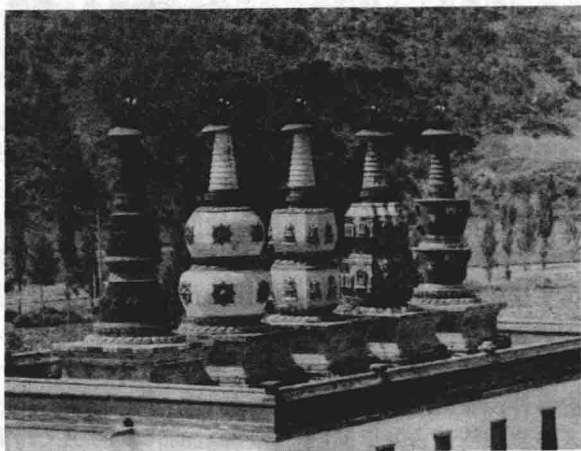
漠中开始了悲壮的长途跋涉。他们每走一步，都要受到俄国人、哈萨克人、吉尔吉斯人、巴吉克人的围追堵截，在频繁的交锋中许多人死于刀枪之下，所经之处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有的丈夫失去了妻子，有的妻子失去了丈夫，有的母亲失去了儿子，还有一部分人，虽没战死，却被严寒、饥饿夺去了生命，约有十多人倒在了回国的路上，活着的人来不及掩埋亲人的尸体，含着眼泪迈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继续向东走，他们只有一个信念，俄国是作奴隶的地方，中国是救命的地方，不要停下，向东！向东！前进！“自去年十一月启行，由额济勒历哈萨克，绕巴勒喀什诺尔戈壁，于今岁六月杪，始至伊犁之河拉伯勒界，凡八阅月，历万有余里”。回到祖国全族人仅剩下半数，他们为回归祖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土尔扈特人回到伊犁以后，遭受到清政府某些大臣的怀疑，认为“受降如受敌”，特别是土尔扈特首领中有舍楞其人，舍楞参加阿逆之后，又杀清朝副都统康喀禄而逃。对他的回归更是不予相信。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，乾隆力排众议：“舍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，且俄罗斯亦大国也，彼即背弃而来，又扰我大国边界，进退无据，彼将焉往？”于是清政府拨出价值二十万两银子的大批物资源源不断送往伊犁，把他们安置在伊犁河流域游牧。在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了渥巴锡一行。并让渥巴锡等随往普陀宗乘之庙庆祝该庙落成仪式。乾隆和他母亲寿辰之日，在万法归一殿渥巴锡等各族上层代表人物齐聚一堂，钟鼓齐鸣，举行了盛大的法会。乾隆封渥巴锡为汗，其余封亲王、郡王、贝勒等爵位，以示嘉奖。乾隆亲自撰文立碑两座，均用满、汉、蒙、藏四种文字镌刻在碑身四面，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。

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，是一篇壮丽的爱国主义诗篇，至今仍然激动着人们的心弦。这两座石碑引起了中外游人

的注目。

五塔门 位于碑亭以北,前有月台,左右立石象一对。因下砌白台,中辟三个拱门,上建五座喇嘛塔,所以称五塔门。这种建筑形式是从元朝开始发展起来的,由于元朝大兴喇嘛教,所以寺塔和塔门上的塔大部都是“窣堵波”式塔。塔由三部分组成,分塔座、塔身、塔刹。根据每座塔的颜色和装饰分别代表着五尊佛。塔的颜色代表佛脸的颜色,塔身的装饰代表佛手里拿的法器。从东往西:黑色塔,塔身饰金刚杵,代表不动金刚佛;白色塔,塔身饰法轮,代表大日如来佛;黄色塔,塔身饰宝贝,代表宝源佛;绿色塔,塔身饰宝剑,代表不空成就佛;红色塔,塔身饰莲花,代表无量光佛,其中的黑塔也就是不动金刚佛,是众佛菩萨中的主佛。这五座塔代表了五尊佛,同时也代表了千千万万尊佛、菩萨。佛教礼节,两肘、两膝和头着地,称为五体投地,而后用头顶礼尊者之足,故向佛像行礼,则舒二掌过额、承空,以表示头触佛足,佛经中称之为“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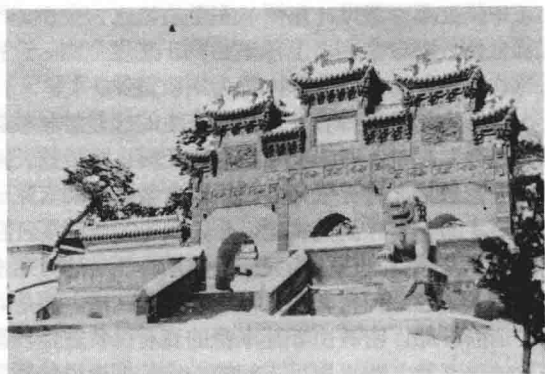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塔门上的五座喇嘛塔

礼佛足”或“头面礼足”。那么行人从五塔门下经过，就是“用头顶礼尊者之足”，也就是向佛礼拜了，也可以说这是礼佛的“捷径”。

五塔门前的石象，象征佛教的大乘派，据说一头象的力量等于五百匹马。大乘教派认为自己能承担最重任务——普渡众生，所以把象作为自己一派的象征。象高二米四十五厘米，这是承德最高大的石象。

琉璃牌坊 位于五塔门以北，牌坊为乾隆时盛行的“三间四柱七楼”式样，与北京北海小西天“须弥春”及香山静宜园等牌坊相类似。牌坊前面匾额刻有“普门应现”，



琉璃牌坊

意为普渡众生之门，到此可见到观世音菩萨，后面额匾刻有“莲界庄严”意为观世音菩萨居住之处非常庄严。牌坊前为月台，周砌女儿墙，左右前三面设踏道，雄壮的一对石狮子分立台下左右。狮子在野兽中最厉害，狮子一吼，野兽都怕。在皇宫、府邸狮子是政权的象征。在庙内则是显示着神权至高无上的威严。

甕子殿 位于琉璃牌坊以北偏东，这组建筑平面呈东西长方形，四面砌藏式雕房式的高墙，墙面设三层梯形式

的盲窗，南面辟拱门可以入内。墙内南、东、北三面建一出水的灰瓦顶僧房，西北角在高达墙顶的基座上，建面宽三间，进深一间，单檐绿琉璃瓦庑顶的小殿，即罍子殿，殿前为石蹬道，可直达墙顶和殿前平台上，殿内供三尊护法神，从左至右依次是吉祥天母、四面护法神、大梵天。这三尊佛像为木骨泥塑，雕刻精致，风采动人。

东殿 位于罍子殿东部，由两座建筑组成，平面成曲尺形，为西藏碉房式的二层楼，白墙置梯形盲窗，为了便于采光，南面改用汉式装修，从远处看去仍是藏族白台式样。该殿原为喇嘛经堂，其原供挂佛像，现已不存。现在殿内正中供五尊绿渡母，东侧从左至右依次为金刚佛母、大威德金刚、密聚金刚、上乐王金刚、恶度金刚。这些佛像俗称欢喜佛，为密宗佛像，皆为铜质造像。

大乘密宗是印度佛教衰落后而产生的佛教神秘教派，创始人是公元二世纪时的龙树。六世纪时广为传播，八世纪初印度密教僧人善无畏来到长安，密教得到唐玄宗至德宗四代君主的信奉。到九世纪以后，就渐告衰绝了，在此百年间，正是唐蕃交往极为频繁的时期。正是这时期密教从印度传入了西藏，密教僧人莲花生入藏传法，应是印度密教传播的开始，密教由于其本身的真言仪轨近似西藏原始宗教——本教，所以取得人们的一定信仰而得传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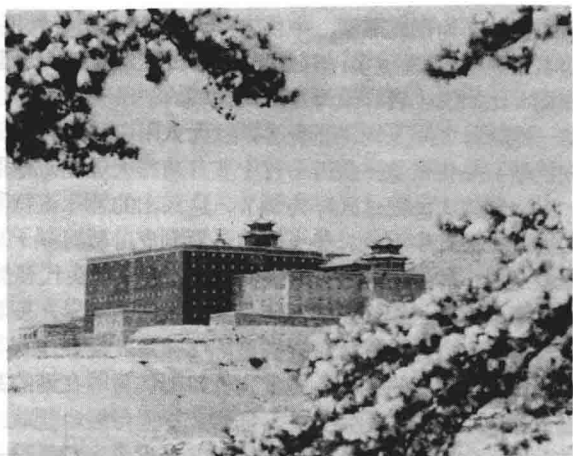
密宗不但宣扬“明妃”“佛母”之类的爱神，而且还宣扬“愤怒金刚”之类的“仇恨之神”。因此在造型上突出表现它们的狰狞可畏，个个青面獠牙，睚眦怒目，手持法器，项上悬挂骷髅项练，脚下踩的是日、月、梵天。

西殿 为该庙喇嘛的经堂，建筑平面成曲尺形，南面砌墙辟门，与座东面西的碉房组成一小院。北房为二层，面宽三间，进深一间，硬山灰瓦顶。殿内供挂的佛像，现已不存。现供奉佛像，从左至右九尊鎏金铜佛为长寿佛，也叫无量寿，慈眉善目，手捧宝瓶趺坐，体态端庄。其他十二尊

为药师佛，亦为铜质雕塑。中供吉祥天母，又名骡子天王，她的名字很多，传说也多，但归根结底不外歌颂吉祥天母降妖除魔。比如说：吉祥天母是历代达赖的护法神，每年正月初一她骑着太阳光周游全世界，这天太阳一出来佛教徒就向她献贡品供奉她。藏历十月十五日吉祥天母在藏地巡迴一天，藏族人民把这天作为酒节，这天出的酒味道特别好。她背上披着牛毛毯，垫子铺的是罗刹皮，骑的骡子是驯服罗刹的，脖子上挂的是五十个罗刹头，五十个头代表梵文的五十个字母。佛经中的罗刹是专吃人肉的魔鬼，罗刹有各种病魔，吉祥天母把各种病魔都吃掉了，谁要违背了佛教，侵害了达赖的利益，她就张开口把病毒喷在谁的身上治于死地。但传说不足为凭，据《吉祥天母经》记载：吉祥天母系金刚之别称，即救渡佛母之转世，专门保护一切佛教普渡众生，每年除夕之日亲自下界巡视天下各方，妖魔鬼怪随时驱除镇压。拯救众生灾难和人民苦危，保佑国家风调雨顺，世界和平，避免魔障转世扰乱。是日天下众僧应准备香供茶品及诵经以表欢迎和感谢之意。这尊偶像原在“权衡三界”亭内，它的高度为五尺六寸六分。塑造时用头等金叶五十七两多，用红铜一千一百斤十二两，用工六千四百二十五人，共耗费白银一千一百二十两。这尊鎏金铜佛像，从造型和质地来说，在国内也是罕见的。

牌坊往北，由于地势明显升高，在广阔的斜坡上自由散置一些二、三层具有藏族式样的平顶建筑二十余座，有的在平顶上建木构小殿，作佛堂和钟楼；有的组成小院作僧舍；有的在屋顶上建单塔、三塔和五塔，表示长寿吉祥；有的则为实体，无实用价值。这些建筑鳞次栉比，但并不给人杂乱无章的感觉，配合地形，白台殿宇有疏有密，随着迂迴的山路，大红台时隐时现，很自然地把人们引向寺庙的后方。

大红台 这是普陀宗乘之庙的主体建筑，是仿西藏拉



大红台

萨布达拉宫山顶的宫室区营建的。从正面看去，大红台雄伟高大，全高四十三米，分上下两部分。大红台下面有巨大的白台基座，平面约一万平方米，高近十八米。下面以花岗岩条石砌筑，上部以砖砌筑，壁面设三层梯形盲窗，白台东西两面设入口，循室外阶梯蹬达台顶。在白台的东南方有宽五间、深三间的文殊圣境一座（仅存外墙）；西部为千佛阁，阁四周有围廊，现已坍塌。阁中部立着弘历于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御制《千佛阁碑记》，系用四体文字刻成。蒙古王公贵族向皇太后呈献的千尊佛像就在阁内供奉（已不存）。东部俗称哑叭院，是清帝乾隆到庙进香时看管人员迴避的地方。白台基座之上为七层高的大红台屹立在中央，高二十五米，上宽五十八米，下宽五十九米，形成明显的收分。红台一至四层为实心台座，饰以盲窗，上面三层上下左右间隔开窗，以解决群楼部分采光。在大红台的南面自上而下嵌饰六个琉璃佛龕，黄绿相间，突出了大红台的中轴线。大红台上端的女儿墙以黄琉璃佛龕三